

分数满天飞的

一个梦，两代人，三天热考，四季歌，五更起，六年寒窗，回忆七、八、九

雪原△著

日子

80



漓江出版社

FENGSHU MANTIANFEI DE RIZI

分数满天飞的日子

雪原△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分数满天飞的日子

作者◎雪原

责任编辑◎邹湘侨

封面设计◎石绍康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 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ljcb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◎桂林日报印刷厂

开本◎ 890 × 1240 1/32

字数◎ 208 千字

印张◎ 8.5

版次◎ 200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◎ 2004 年 2 月第 1 版印刷

书号◎ ISBN 7-5407-3129-X/I · 1906

定价◎ 16.00 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引子

在一个又一个夜里，我幻想着未来，每次都是怀着远大的抱负入睡。可早上醒来又匆匆拿起书本跑进教室浪费时间。

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做一些可以让有突破的事情，我有很多理由，比如钱老的一句话：“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是自己的写作才能，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。”

高考后静心看书时我奉其为信条，它让我不会为自己的懒惰而难过。我有借口可以说，我想写写我的高三只是一时冲动，我远没有能力。

慢慢地，大学生生活让我们都失去了自我。有一天，我在课堂上惊醒，我看着这朦胧的一切，看着身边睡得正香的同学，我体会到我们都变得会耗日子起来，成天无味地耗着，无所事事。也许无味的消耗比瞬间的死亡更加致命。

我突然想到高三时我也在课堂上睡着过，可是那种感觉和现在真是差别太大，放在一起比较真让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。

那时的日子像是套着光环一般，那种意境就如世外桃源，就如梦境，多么美好，多么幸福，让人活得充实自然。

当我从现在的小孩们身上又一次体会到高考的气息时，我舒畅，我像置身于晨光中的树林一样，通体舒泰。

有人说过：一个人在世上不留下自己的一点痕迹就走那真是枉来一世。

我想用文字把我高三的足迹留下，于是开始整理一切……

我一下就冲动起来，无法克制。

我又一次荡漾在记忆的长河中，将一个个片段连接起来。我要把那一个个深埋心中的故事告诉大家，让大家为那美丽的故事所

动容，让那逝去的光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。

只有回到那种有信念的生活，才能让我忘却自己的平庸，才能让我讨厌自己的慵懒。只有沉浸在那种状态下，我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去做一件事。

那种悲壮的生活带给我们的不光是辛酸的回忆，更多的是热血沸腾，惊涛骇浪般的汹涌。

大一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梦。

我和高中同学变成了一群出海打鱼的渔民，突然遇到了一场暴风雨。雨水像尖刀般划过我们的脸庞，狂风如野兽般嘶吼，波涛想吞噬一切。同学们和我一样被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吓得目瞪口呆。

我感到大难临头无法逃避，只能无助地把着舵，保持着航向，希望自己能够幸运地逃出风暴中心。我无奈地挣扎祈求着，可在一个大浪拍打过来之后我眼前一片眩晕……

当我醒来，已是天亮，风平浪静。眼前狼藉一片。我这才想起昨夜的噩梦，寻找同伴，发现死的死伤的伤，十分惨烈。我也感到胸口一阵疼痛，原来我也受了伤。

我终于明白在这场暴风雨中，没有人能毫发无损地逃离，我能苟且逃生已经幸运了。

在疲惫和麻木中，我终于看到了对岸。

突然，天空中梦幻般地写满数字，仔细一看原来是我高考时的各科分数。瞬间它们灰飞烟灭，又在天空中组成了飘零的雪花，纷纷扬扬地落在岸边，组成了一排文字：

一个梦，两代人，三天热考，四季歌，五更起，六年寒窗，回忆七八九……

我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。
高手都会编故事。
我不会，我只是叙述亲身经历。

001

要说故事的开端，那还得从高二的期末开始。

7月，期末考试之后学校放了三天假，正是7、8、9日。

7号早上我还真的有点紧张，想想再过一年赴考的就是自己，心情复杂。呵呵，一年后自己将在考场中享受丰盛的“佳肴”，真是惬意啊。

为了让我们体会到高三临近的感觉，学校补课半个月。头一天学校就匆匆给我们换了教室，整体提升我们一级，我们被封为“高三”学生。挺有意思，学校里一下就出来两种高三生，一种是刚参加完高考回学校办理手续的正宗高三生，一种就是我们这些伪高三生。

新老两届高三生相遇，目光复杂。我老是觉得他们的目光实在是深邃，充满着玄机，好像在告诉我高三有着无限奥妙要让我们自己去探索。有时他们透过玻璃看到我们正在上课，立刻透出一副怪异的笑容，我真是无法形容，因为里面含有太多的信息。但他们每个人似乎都透露出一点：呵呵，有你们好受的。

我觉得这帮高三老生真变态，受苦一年之后看到新一届也要受苦，他们表现的不是同情而是恭贺，唉，人心不古。

看分数那天，老高三的都回来了。从他们的动作就能判断出他们到底考得如何。有人走路大摇大摆，春风得意；有人有气无力，蔫头蔫脑。总之就三种表情：笑容，麻木，苦楚。

坐在楼梯口看多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，我就开始想一年后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一年后，一年后，妈的，太难想了。

别瞎想了，我是不是有点怕高三啊，应该不至于吧。不过俗话说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高三你来就来呗，我欢迎。

Ok, let's go! 我拍拍屁股起身回教室上课。

002

先说说我吧。我叫雪原，男，生于1982年6月29日，南方人，在北京长大。以上完全符合户口本的记录。

如果你在我中学或小学的档案中找到我是1983年生的话，那是老妈改的。我12岁那年坐飞机回老家，12岁以下是半票，老妈就把当时手写的户口本上的“82”改成了“83”，这样可以买半票。从此我就变成了1983年出生，可是后来户口本变成铅印的，我在派出所的资料还是1982年，所以我又变成1982年出生。我不在意这些，因为无论是82还是83，那两年我都不记得。关心记不清的东西没有意义。

可是我很喜欢说自己是83年出生，因为我在同龄人中显得小。我长得比较秀气，比较爱笑，像个孩子；南方人，个头不高。所以在我那帮都是一米八〇满脸胡须的高中同学中，我显得比他们小得多。

我很阳光。

同学都说我很会说笑，当然这是我翻译过来的，他们的原话是：“你有时会很贱。”在我们班说你贱，那是大家认可你的表现，因为大家都很贱，“贱”在我们班是褒义词。

由于贱，我经常被群殴，当然是极有分寸的那种。大家都明白群殴过我之后，我不会有有什么大的复仇行动，因为我不爱和大家计较什么，我对大家友好而且喜欢大家的这种亲近方式。其实每次群殴我，我不会受伤，倒是不少积极的打手由于站位不好而被其他打

手误伤。

我和大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。我是一个没有攻击性的人，我和大家处得很好。我没有表现欲，所以我的有些特质很少人知道。我追求的是平和的心态。我有时在想我为何这样的阳光，得到的答案是我对人很真诚，而且我很善良，即使有人说靠真诚和善良做人的代价会很高。

我是一个很容易就伤感下来的人。我也不知自己有时候为何一下就莫名地悲伤起来。反正悲伤对我来说很自然，就像困了会不知不觉流下几滴眼泪一样自然。人天生血液中应该流淌着一种元素决定你是悲观还是乐观。我悲观只是因为我总愿意追求更完美的东西，而现实往往不是那么如意，所以我失意，我悲观。我觉得当你作为一个平庸的人时，悲观和抽烟喝酒一样是会上瘾的。所以有时我会对一切事物都戴上悲观的眼镜去看待。

但是我悲观的一面不容易被人发现，因为它藏得深而且我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它。只有最熟悉我的朋友才知道我是这样一个悲观的人。他们说我在犯病就是悲伤的时候，最好不要理睬我，因为那时我会表现得更加真诚和善良，往往这两样东西会把他们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从而和我一块莫名其妙地犯病起来。

我的悲观论很奇怪。我似乎觉得我平时的乐观其实是在掩饰内心的悲观。我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只是用来掩饰我的胆小和懦弱。在乐观时我认为自己的优点，在这里都是我致命的伤口，老是让我阵阵痛楚。

阳光和灰暗两个词在我这里并不矛盾。它们不是油和水，而是酒精和水，融合得如此完美。也就是说我这个人的跨度很大。

从小到大我的运气一直很好。我觉得在长时间内，也许是20年也许是一辈子，运气这个东西是相对不变的。例如运气好的人会一直运气好，运气差的人会一直运气差。

我生在一个美满的家庭中，父亲能干，母亲善良。所以我的生活从不会为要什么吃的穿的发愁。老爸老妈非常疼我，我要什么只

要不是太离谱，他们都满足我。老爸是军人，从小我就生活在军队大院，没有社会环境中那么复杂，单纯许多。

身体上，我除了4岁时做过一次不大的手术外，一直是健健康康，什么怪病也没得过。

我有时候在想：老天真的是挺照顾我的。你说说凭什么我就要出生在这么美满的家庭里，而且还能来北京，把我生在西藏那些牧民家不也可以嘛。小学升初中，初中升高中又不是没有落榜的，老天就特照顾我，她让我有学校上。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，想想天天出门，街上奔驰的一辆辆汽车随随便便撞我一下不是很容易的事吗？可是老天就是这样照顾我，从小到大连骨折的机会都没有给过我；而我的哥们儿在篮球场上多半是伤痕累累，不是这里崴了就是那里折了。

可是运气好却改变不了我平庸的本质。平庸在我的前20年中是相对不变的。小学奥数，我总是想不明白一些题，于是我明白我绝对不像那些叔叔阿姨所夸的那么聪明，我一点都不聪明。我没有任何特长。我很羡慕那些有特长的人，真的，我曾经想和一位写字写得特漂亮的同学换手，更想和那些素描画得好的同学换手，还想和那些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的同学换手……

很多年来，我发现自己什么才华都没有。我真的平庸，造成平庸现状的也许是天生愚钝，但多半是懒惰。

算了，不说了，一说我又要变得悲观起来了。平庸就是悲观的兄弟。

说来说去，越说越乱，一时也想不起还该说什么，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就说清的人，但仔细想想说清楚自己真的很难。也许人一辈子也未曾琢磨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。

学校在补了半个月的课后放假了。期末考试考得不是特好，居然排到了班中十几名，想想这也正常，高二一年就没有认真看书学习，得个这样的名次也是罪有应得。

假期虽说决定好好地玩一玩免得高三后悔，但还是碍于对自己负责的情面偷偷去四中报了一个数学强化班，准备系统地把数学补一补。

实践证明，这是我高三犯的第一个错误。因为在补课的第一天，走进教室，在陌生的人群中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我立刻意识到我这里的课程又要成为娱乐节目。

博纬，男，高中同班同学。大家习惯叫他波波。后来干脆就带上儿化音美称其为“波儿”。

波是我高中最好的哥们。

我在补课教室里见到他时，他冲我一脸坏笑，我的脑中闪现了四个字：阴魂不散。

“小样的，也来这里补课，怎么没听你说过。”他马上凑过来跟我臭贫。

“噢，我真是天生命苦，在这里又遇到你了。”

“别哭别哭，咱们可以在这个补习班互相帮助，互相进步，你看这是多好的事啊！”

“滚，离我远点，先说好了，咱俩下课可以闹，上课你别过来，我到最后一排坐都成，我看不清楚我都愿意。”

果然是挚交，思维方式都是一样，他居然也瞒着大家来这里报了补习班。在这样的补习班里多一个同学是件挺好的事，但是如果多的这个人是波，那还不如没有这个人呢。

最痛苦无比的事情就是和他一块学习。这意味着你的学习时间绝对不可能自己掌握，一切行动时间绝对要听他的安排。只要他不想学习，就算你是圣人你也别想静下来学习，他会尽一切所能让你狂躁无比，根本就学不下去。

我找了张离他也是离讲台最远的桌子坐下。

离讲台最远的地方我并不陌生，这是我和波每次考试时的主场。在班里我俩学号挨在一起，而且还是最后两号，这意味着考试时我俩将一前一后地坐在教室最后边的犄角处。这里环境好，是老师的视野盲点。每次考试，波坐在我后边，如鱼得水，快活自由。两年来我的生存法则告诉我要想在考试中拿高分，那就最好把自己的答案故意让他多看见点，这样他会全心去抄答案，我也能踏实下来好好做题。同时我一定要保证对他有求必应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我高一的时候第一次见波，觉得他就是个流氓。

报到那天，老师叫大家按学号自我介绍。我刚客气地说完“我叫雪原，名扬中学毕业的，希望以后和各位成为朋友”，他就站起来，飞快地说：“博纬，男，体育特长，有空切磋切磋。”

仔细看看他，脖子上还戴着一条很粗的银色“狗链子”，穿着松垮而且很旧的 T-shirt，一条很肥的短裤，还有双不系鞋带而且很脏很烂的 Nike。小白脸，瘦，一笑小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，一对招风的猴耳朵，长得不困难，极像一只猴儿。整个就是个街头打手。

流氓的元素他都具备了。

当时我还是个从名扬初中毕业的好孩子，见到这样的流氓还是躲得远点，所以没和他说一句话。

可是高一上学期军训之后，我俩就成了一对活宝。不知我是不是被他同化了，觉得他是流氓又能怎样。

军训我就和他住一屋，我发现他的行囊中居然没带枕头，他给我的解释很搞笑，他说他有颈椎病。据说人有几个自然生理弯曲，颈椎上的那个他是没有还是过大呀，反正就是不能睡枕头。我觉得

像他这样的体育天才还出这样的事，实在搞笑到极点，便提拉着他的脖子看了半天。

波体育真的很好，按他说的就是除了游泳玩不转，其他没有什么体育项目可以难倒他了。田径、乒乓球都获过奖，篮球也很好。此人擅长短跑，打起球来极似小偷。运球突破鬼鬼祟祟。突然启动，从底线一溜烟地就上完了篮，等你反应过来他已经站在篮下呵呵地看着你乐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：小偷嘛，速度是生存的本钱。

同住一屋的几个人都爱闹，但都没有波的鬼点子多。军训的第一次卧谈上他发话：“大家来说说自己的恋爱史吧！喂，从雪原开始！”

我很奇怪他为何要挑我，因为在那之前我俩只是见面打打招呼的那种同学，没有什么深交。

“我没有，从小猴开始吧！”我推给睡在我旁边的小猴。

之后就是天南地北地胡侃了，最好玩的是淫荡的 Dingo 和开心，他俩初中就在一个班的，高中又在一起，他俩互相揭发，互相补充，笑话连连。可是后来就剩下我和波了，其他人都睡了，我问他为何要从我开始，他说初中时好像见过我。讨论了半天得出结论，我俩在一块上过补习课，可是他记得我，我不记得他。这点到现在他还不平衡。

在这样的夜谈会中，我俩总能撑到最后，其实别人也在聊，不过都是在梦里说梦话。天天都聊到很晚，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像的地方。可是聊得晚，天天训练时都困得不行，基本达到坐下来靠着人就能睡着的地步。

军训完了，我也和他熟透，我爱闹的天性要是被勾起来，不闹都难受。他也算是找到了真正的狐朋狗友，天天和我互相开涮，互相拆台。

他的书包经常被我藏在窗户外，上起课来急得问所有同学要；他趁我上厕所的时候从后面搞个突然袭击，不让我好好上；我憋他上午不能上厕所，让他一下课都来不及从楼道跑，直接跳窗户去厕

所，还好我们是一楼，跳出去没事；中午我排在漫长的打饭队伍中，他会突然把我从队中挤出，哈哈地大笑。总之我们就爱闹闹。

高一的周六周日我俩要是没事一定骑着车出去溜达，买盗版碟，淘衣服鞋，有时还打乒乓球、篮球。淘衣服会跑到很远的郊区，因为他说那里有很多好货，便宜。跑到很远得到的回报就是，那些好货都是假货。假货看多了，我们就成了专家，原来这个人穿的这件 Nike 是假的呀，那件 Reebok 才 40 元。

有次运气好，遇到正品店打折，一件拜仁的原装纪念 T-shirt 我看上了，我左看看右挺想买，可尺码是欧版，我拿不准，想穿身上试一试。可当时正是三九啊。我想还是别露这个怯了，可看看打折真的打得挺狠，唉，自己真的不知怎么办。波马上怂恿说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没事，不会说出去的。于是大冬天的，我套着秋衣穿上了短袖。出来问他合适吗，他笑得喘不上气了，说：“你这样穿太美了，健美，又贱又美！”我知道衣服的号码选小了，紧身了点。

当天回家，我就感冒了，嗓子很疼，我想就是试衣冻着了。

以后夏天，只要我一穿这件衣服，全班一定都跟我开玩笑说：“健美，健美，又贱又美。”

004

四中的课很难听懂，我坐在最后一排看得又不是特别的清楚，但收获还是相当大的，因为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扫盲性质。这些早在我预料之中，因为四中的补课要是都能听懂了，那你就该考虑自己是不是国家保护的珍稀品种了。出乎我意料的是来这里补课的人很少，教室里连三分之二座位都没坐满。

上着上着课我就在想，唉，祖国的花朵们，当我和波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，一定玩得很爽吧。

补课只是上半天。中午，我和波走出教室啃着汉堡，正商量去哪消耗下午的时光呢，突然在四中操场上看到了一群熟悉的身影。

五六个一米八〇左右的大哥在操场上打着篮球，身手矫健，但是个个凶神恶煞，酷似土匪。这基本代表了我们班的状况，汇佳中学的高二（5）班，不，也许现在该叫高三（5）班。在汇佳中学一提我们班，大家的反应就是：那个土匪班级。

土匪的性格就是开朗，团结仗义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我们班打球，绝对是吼声最大，大家没有什么可忌讳的，所以说话办事都很随便，骂人是正常的。俗话说：嘴长来是为了吃饭的，不是为了讲文明的。

看看场上的这群人吧，我来一一介绍。

Dingo，本名丁明，男。

在我们班每个人都有别人起的外号，可这个外号是他自己给自己的，Dingo，意为：澳大利亚野狗。

从这里你足可看出 Dingo 的本质，他是我们班最……最贱的人。这是公认的，公理，不用证明，没有为什么的那种！

Dingo 太贱了！他能跟任何人贫到一块去，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，只用五分钟他就能跟人家聊上。理个发他不光能和洗头的小姐聊，还能和发型师聊，交钱的时候还跟老板聊半天。

我们班“华山论贱”，他排行第一，所以他被群殴最多。每次被打之后，他还要跑到一边大义凛然地说：“操，你们敢打爷爷！”换来的又是一顿群殴。

最经典的笑话是，一天一位外地老大爷问 Dingo，北海南门在哪里。Dingo 说：大爷，上北下南，南门在上边。他的手直指天空。

情欲，本名秦宇，男。

大家一听他的名字就觉得这家伙一定色情，但是你猜对了一半，他是位正义人士，有英雄气概。他总是代表我们和老师不人性的做法抗争。比如高一英语老师总是让我们造句。

So ... that: My English teacher is so disgusting that we want to hit

her!

Blue film is so interesting that many people like it!

以上的造句就是他交给老师的作业，我们最爱看他的造句本，因为在那里面能够找到不少的宝贝和新鲜玩意。当初我们还不知道 blue film 到底是指什么，原来老外和中国人视网膜辨色细胞不同啊，yellow 和 blue 是互换的，这一切还是这位先驱人物告诉我们的。

有次我和他合作把一堆大衣盖在趴在桌子上睡午觉的 Dingo 身上。Dingo 在做 blue dream，上课铃都吵不醒，我跟情欲使坏不叫醒他。当天天色灰暗外加停电，所以全班把桌子都靠到窗旁，这样采光好一点，但并排就有 6 张桌子了。Dingo 坐在中间，在他身上堆上一堆大衣绝对看不出这里有个人在睡觉。上到一半的课时 Dingo 突然惊醒，从衣服堆里钻出，衣服纷纷滑落，露出 Dingo 吃惊万分的脸，那张脸上分明刻着“茫然”两个字，他似乎刚从另一个星球刚刚来到地球。终于他反应过来，拿笔开始捅我和情欲。这时在讲台上正津津有味讲着课的年轻女老师“啊”的尖叫，把粉笔都扔得老高，吓得六神无主，半天才说：“那不是一堆衣服嘛，怎么钻出一个人！吓死我了！”我和情欲、Dingo 狂笑不止。

方开心，男。

瘦得跟小鸡崽似的。就一个特点，有钱！

他这辈子的任务就是花他们家的钱。他老是跟人打赌，而且赌资巨大。一次我俩赌楼梯旁的栏杆是单数还是双数。我赢，他请我一顿一百多元的高档冰淇淋。从此我总是无限憧憬学校再建一栋楼，有更多的栏杆可以供我们打赌。

开心是个超级贱的人，从来不学习，还老是带动大家一块玩，而且是个好色之徒，尤其爱拿别人的男女关系开涮。班中谁的绯闻传到他耳中，就只有等死。他和 Dingo 整个就是绝配，搭配起来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

篮球场上那个个子最高的就是驴，本名李俊伟。他从不修边

幅。鼻炎，所以老是流鼻涕，总是拿袖子擦。只听重金属，所以大脑长期受到冲击看人眼神都不正常，其实是因为一只眼睛近视1000度，另一只200度，但从不戴眼镜。大家都不相信他也是个军人子弟。

场下候着的还有海风，数学天才，老好人，平时不学，考起试来分数高得吓死你。田宁，一米八〇，超壮，总是仗着自己满脸胡子就称自己是叔叔，欺负我们。小猴，生理卫生知识的博士，总是给我们免费咨询，但是进化得不好，长得比波更像猴子，所以得到了这个名字。何启齐，我们班的O'neal，一米八高两百多斤重，经常幻想将这两个数据颠倒过来。

班中各路英才全部到齐，再加上我和波的到来，英雄的小团体基本集合完毕。

他们看到我和波走来，放下球集体过来群殴我们一顿，我们也没逃，这是必要的礼节。

005

第二天，当我走进教室时，我惊呆了，我知道这个数学班算是完了，因为我在这里不光看到了波，还看到一张更熟悉的面孔。

刘纯，女，我高中同班同学兼初中同班同学，外号很多，中英文都有：Pig，猪姐，大哥。

刘纯也来这里上课了，这次补课真的算是完了。说实话，我怕波，更怕刘纯，但是这两个人单独跟我过招我都能搞定，可是只要他俩双剑合璧，我就必死无疑。我看着波，波又是坏笑着，我一下上去把他的衣领一揪，来回地晃他的脖子。

“兔崽子，是不是你告诉她这里还没报满的？我操，你丫是什么人都招，你他妈不想让我学习啦？”

Pig这时就在一边看热闹，不停地说：“好你个雪原，我来上课你居然敢不欢迎？”

我一边摇波一边乐，整个教室都在看我虐待他，我快把波都摇晕了。

刘纯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，一听就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水灵白皙而且漂亮的小妹妹，可是一见她真人，你就体会到从天堂直落地狱的感觉。再让你落得更深，她是一个黑胖子。

唉，6年了，6年了，习惯了。习惯了就好了。

其实我夸张了一点。猪姐也不是那么困难，又不做女朋友，要求那么高干吗？五官挺好的，而且每年都在变漂亮，这点是实话，因为我看以前的照片，以前的她惨不忍睹。不少人告诉我，刘纯的眼睛特别漂亮。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，我觉得那是她戴了隐形眼镜，隐形眼镜会把眼睛衬得闪闪发光。关于她的体重一直是一个谜，不同版本的传说有着不同的结果，从120斤到140斤都有。不过据我估测130多斤是免不了的。

猪姐和我是真正的6年同窗。她说她最可耻的就是和我不幸做了真正意义上的6年同窗。我俩初中在名扬初中同一班抗战了3年，中考我俩的第一志愿都是四中，结果都落榜，鬼使神差地一块考到了汇佳高中，最后还分到了同一个班，经过高中文理分班，还是在一个班。想想还真的不容易。

Pig很喜欢拿我开涮，因为她知道我不会跟她急，比如假期很久没见，她会说：“雪原，你长个儿了吗？”见到我她会说：“你怎么又矮了，老不长个，我都长了！”然后就踮起脚尖吃力地跟我比个儿。我也会笑着说：“是啊，你白了，还瘦了！”气得她不停地跺脚，频率非常快，这是她的招牌动作。

Pig有时的智商真有如她的外号，比如在你被坏人劫钱的时候。初一，我和她顺道回家，半路被外校高年级的大哥叫住。干什么？劫钱!!! Pig这时没有起码的反应，一个人骑车跑到老远的路口回头看着我，好像是在等我。我被劫了8元，倾家荡产。高年级大哥